这颗心快乐地痛着

舒 婷

“一夜秋风/吹燃无数黄灿灿的菊盏。”

认识胡浩是在考察南水北调的长途旅行中。

头戴黄色安全帽，脚踩大头鞋的胡浩，手执荧光棒比划着巨幅图纸，为我们讲解这个划时代的复杂工程，从宏观到细节，都能解释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让我们误以为他是一个资深水利工程师。其实他当时在南水北调中线挂职才满两年，任副总指挥。

采风途中零星读了胡浩随身带着的十几首诗，感慨他极其到位的现场感，一点一滴殷殷采掘诗意，不追求太多的专业技艺，完全洗尽铅华，反而显出诚恳与真挚。我们跟着他身临其境，在深深的人工河谷边，在寂然无声的涵洞里，胡浩融合进他的工友中，让我们看明白了：

戴黄色安全帽的建设者/也是一盏盏菊/开在江滨、平原、山坡。

十来天里横跨数省，对水的追根究底节节跟踪，令我刻骨铭心。之后我总是紧紧注视工程的进展报道，当然常常想起一路同行兼高级导游的胡浩，并陆续读到他的一部分诗作。胡浩已经回金融界归位，在责任重大的繁忙工作之余写诗，作为精神漫步或者心灵养护，因此得以保持自然朴实的心态，不事雕琢未加矫饰，犹如：

那些鹅卵石/那些被河流不断说出的鹅卵石/是河流独特的语言/这些被我说出的一切/其实不比鹅卵石轻

胡浩经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来自底层的湖南乡村。由于工作性质他总是在世界各地奔波，内心仍然是个恋家的孩子。故土“情结”经年累月厚积，沉淀为乡情、反思与感恩。描述这一切跌宕波澜，胡浩却总是戒浮夸而去虚饰，仅娓娓道来，如诉家常，就像：

那株孤独的芦苇/当湖水退去/便裸露在阳光空气里/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深深地弯腰/而且无语

虽然恪守本真，切入日常百态，胡浩的语言并不粗糙，他还是比较注意淬炼，使之更加流畅，力争把每一个字都安顿妥帖，常常在意料不及的地方出彩：

马夫是一个中年汉子/一车的西瓜/像一个个乡娃圆圆的脸/正用慌乱，盯着/城市的慌乱

作为严谨的金融家，胡浩的生活同样严谨，他在帮妻子揪去白发时，由衷感慨着：

我突然发觉/人到中年的妻子/是多么的美

而作为多梦诗人的胡浩，情感上不免另辟柳暗花明之处，这时候的胡浩也深情也朦胧也惆怅：

我知道，我必须在拐弯处拐弯/这一条弯路多么漫长/像一张巨弓/而我是一支箭簇/走在弓上/我以为旧事已成坟冢/可我发现，多少年后/我依然走在这张弓上/寂静的夜晚/便能听见/那张弓时时发出的嘶嘶的鸣叫/和箭簇振翅的声音

这些个嘶嘶鸣叫翕翕振翅，让我们看到胡浩暂时的浪漫和一向的克制。

我们是不是要相信，他已经拐过那个弯了？

前不久，在中国的华尔街上，在胡浩的豪华办公室里，见到的他正蹙眉批阅文件。深色西装一派森严地挂在身后的衣帽架上，那是他暂时卸去的银行家的躯壳。他刚刚在国外飞来飞去一百多天，双鬓沾满窗外的飘雪。他很高兴让我翻阅带回的域外新作《奥卡万戈河》：

喜欢你的雨季、旱季/喜欢你的泛滥/喜欢你被两侧山岭挟持/奔走在枯涸的河道的样子

游恒河，眺泰姬陵，过燕子口，走香榭丽大道，繁华世界里胡浩内心犹饥渴着，禁不住怀乡哪：

维多尼亚/就是我的洞庭/呵，车过维多尼亚/一颗心快乐地痛着

胡浩让我们分享到他的快乐，也体会到他的痛，因为：

无法喊出的痛，让一条路越来越宽阔

名家新作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乌 兰

城乡一体化建设使垦区的生活发生了新貌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早醒的喜鹊忙不停的向世界报告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从各地采购观光的人站在田垄一片叫好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做版画的孩子们把木版举得老高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收割机突突地把丰收的按钮控制得牢牢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老一代军垦战士乐弯了曾经扛枪的腰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南国的知青北国的知青一路相邀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三江大地到处都洋溢着金黄的欢笑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农垦飞机的尾巴骄傲的翘过树梢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博物馆的专家把最饱满的稻穗仔细寻找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乌苏里船歌飘向了美丽的珍宝岛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松花江里的鱼儿一个劲的争比谁跃的更俏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城乡一体化建设使垦区的生活发生了新貌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萌动的男女把新科技的话题开聊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新老建设者的勋章谁的都不能少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仙鹤婀娜的身影搅乱了迷人的雁窝岛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新生儿的鼾声今晚静悄悄，静悄悄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
北大荒的稻谷熟了啊
日新月异的是北大荒田园街景学校
亘古不变的是农垦人嘹亮的进军号角

塔克拉玛干作证

伊 夫

在一般人眼里，炎热、干燥的沙漠，是扼杀生命的死亡之地。但是，我却对沙漠情有独钟，特别是新疆中部塔里木盆地那片神秘浩瀚的沙漠。

当然，不是因为有雄浑巍峨的天山第一峰——托木尔雪峰、长河落日的塔里木河以及千姿百态的盐水沟雅丹地貌、令人神往的神秘大峡谷、古木奇绝的天山神木园等自然风光，也不是作为龟兹文化和多浪文化的发源地，有克孜尔千佛洞和库木吐拉千佛洞、昭怙喱大寺、汉代烽火遂、古代冶炼遗址、伊斯兰教遗址、库车大寺及龟兹王府等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名胜。

虽然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但至今依然给我留下极其浪漫的美好回忆，是因为行走在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边缘上，在这条古丝绸之道上，塔克拉玛干沙漠见证了我与维吾尔族姑娘阿依古丽的一段邂逅情缘。

一九八七年的新疆交通还相当落后，火车从乌鲁木齐开到库尔勒就停止了。如果从库尔勒到喀什，需要至少三天时间，第一天从库尔勒就到库车，第二天从库车到阿克苏，第三天从阿克苏到喀什。三天里，沿着干燥炎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公路，陈旧的长途客车一直无休止地奔驰。

我是在距离阿克苏十余公里处，拦住这辆每天只有一班的客车。车上已经客满，放眼一看全是维吾尔族乘客。他们热情地说笑，好像全是熟人一样。我一个异地的背包客上车，顿时成为全车人关注的新焦点。

站稳后艰难地卸下背包，这时，售票员伸过手帮助我接应一下。我用维语向她微笑地说了声“谢谢”后，她闪动着明亮的大眼睛惊喜地问：“啊？你会说我们维族话？”我自豪地告诉她，已经在新疆北部行走半个多月了。

她微微歪下头接着问：“都去什么地方了？”我把沉重的背包交给她，让她帮助我安顿在她身后的空当，一手抓着上方的扶手，一手开始用手指历数刚刚经过的地方：哈密、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米泉、石河子、乌苏、伊宁、霍尔果斯、巩乃斯、巴音布鲁克等等。

她乌黑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遐想表情：“我是新疆人，都没有去过这么多地方！你却在半个月全跑了！”我说你是售票员，不是每天都在路上跑吗？她摇摇头，不悦地用嘴努向窗外说：“是天天跑，可是就在库车到喀什之间这条线，整天看到的都是这片光秃秃、明晃晃的沙漠！”

顺着她嘴指向的窗外，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七月的阳光照耀下分外刺目。满目是无垠的荒凉，看不到绿洲和生命。是啊，没有了北疆的黄香梨、紫葡萄、花西瓜、白甜瓜和金丝枣，看到的唯一有颜色的生命就是孤零零的沙棘丛。我点点头，表示理解她的厌倦。她又说：每天都是这些赶路的当地人，像你这么远来的游客太少了！

我们很快消除了陌生的感觉，随着道路颠簸起伏，我不断摇晃着。她让我把肩上相对小的背包索性也交给她，两个包合放一起后，她只能侧身站立了。“没关系。”她笑道。随后递出一个淡绿色的大苹果：“阿克苏苹果非常有名，你吃过没有？”

我告诉她知道阿克苏水果久负盛名，但没吃过青苹果。她向一个乘客小伙子借来小刀，迅速将苹果切开四半，一半角先给司机送过去，一角送给身边一个抱小孩的妇女，一角给我递过来：“对了，我叫阿依古丽，你呢？”听到我的汉族名字后，她咯咯一笑，然后问我：“送你一个维吾尔人的名字吧？你要喜欢我就帮你想想……”

车上所有的乘客都慢慢停止了热烈交谈，他们把目光都集中到我与阿依古丽身上，听到要给我选一个维吾尔族名字，大家广开言路、七嘴八舌地用维语谈论起来，阿依古丽兴奋地主持这次征名活动，抛出最后一块“砖头”后，终于引出了阿依古丽的“玉石”：“艾尼瓦尔！对，就这个名字最好，光明灿烂！”

立刻，就有一个小伙子从后座起身伸手过来，用不太流畅的汉语说：“你好啊，朋友，咱们是同名字的人，我也是艾尼瓦尔！”我迎过去，跟他握握手。全车人高兴地手舞足蹈，有人竟然还用双腿敲打着车厢唱了起来。

漫长枯燥的长途旅行，在阿依古丽的带动下变得像个流动的联欢会。有人提议让我唱歌，在能歌善舞的维族之乡，这很正常。我只好入乡随俗，请求阿依古丽与我同唱一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阿依古丽大方地欣然答应，大家热烈鼓掌，“……红得像那燃烧的火……”歌声飘出窗外、一直散落在塔克拉玛干金黄的沙漠上……

众人纷纷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演唱。借演唱短暂休息之机，我从背包里翻出仅存不多从北京带来的小礼物开始分发给众人，本想留一件给阿依古丽，但发现不够了。我抱歉地对她说：真对不起，没有送你的了！她摇摇头，长睫毛下的黑亮眼睛依然愉快地闪动：“没关系，你给我们带来快乐，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三个小时后，车辆停靠在一丛胡杨林旁，众人下车男女分别纷纷跑到树丛中，无意中，我惊奇地发现：在这干燥的沙漠上居然还有零星生长的玲珑野花！我兴奋地埋头急忙采撷，虽然细碎的花朵色彩并不鲜艳、也没有芳香。

我手捧着一小束沙漠之花，上车前弯腰郑重地献给了阿依古丽，车上乘客见状全都鼓掌叫好，阿依古丽脸上略带红晕地一只手接过来，轻轻吻了吻。随后用另一只手将一小撮细碎的沙子放在我手中，深情含泪地叮嘱道：“带上它，看见塔克拉玛干的沙子，你就能想起了阿依古丽……”

人在旅途

秋染武陵(中国画) 郭 华

窗 外（外一首）

周 亚

你不打算走了，我知道
打从这根幽秘的触须从窗外探
　进的一刻
我就清楚地知道
可是，我是多么枯燥无味啊！
掐指算来
过去多少个斗转星移的时日？
你替我采星光数风景
打开皮肤的拉链看体液浸透的
　碎片回放……
你耐心等待
一颗漂泊的灵魂苏醒

所有的故事都会老去
风老去土地老去
我也会老去
可是，我曾经昆虫般纤敏的情感
梦一般的冰蓝去了哪里？
而手头的筹码只有一个
就是爱

我暗自忧伤

这个夜晚
我看见你从窗外伸进的触须又
　前移了一寸

谷粒向下

一粒谷粒有多大
天空给出答案
它用一个无穷数拯救我
我忘了自己
是坐在一粒谷粒里来到世间的

谷粒谦卑的额，黝黑
智慧黝黑，九千年当一步跨越
它要诉说的太多、又太少

所有的姿态都被天空取走
唯有谷粒向下，沉甸甸的岁月
向下，秘密重回大地

谁都不可小觑
它比进入天堂的事物做得更好

你看，墓地覆盖，银杏树老了
兽皮不复存在
石器和陶器成夹炭残片
谷粒依然活着

谷粒活着
苍凉的汉字布满敬意
爱情在荒芜地埋伏
风缠着我问，还需要什么……

请收留我，亲爱的谷粒
以弯腰的身姿开启第一重门
请告诉我，通途的行走路线
允许我与你一同潜入地心
因我已被这尘世
这尘世间的丰饶与卑微所累

谁说『作协』要改名

西 马

去年夏天，接到一位青年诗人的长途电话，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问我：

“西马老师，您听说了没？我听说我们这儿的作家协会要改名字。”

“你又胡说八道。”

这位青年诗人写诗很出彩，在他那群哥们、姐们中颇有些影响，虽然说话有时“满嘴跑火车”，好离谱儿，可人品还好，有正义感，写诗也经常关注底层或弱势群体。我告诫他：“作家协会实际上是官办的群众团体，有行政级别，省作协是正厅级，有财政拨款，哪是谁想改名就能改的呢？”

他看我不信，又说：“您怎么不信呢？人家已经给民政厅打了申请更名的报告。”

“更什么名？”

“小说家协会。”

我咄咄逼人地又问：“打报告是你亲眼所见吗？”

“那倒不是。我是听别人说的，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

我不高兴地批评他：“你就是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听风就是雨，热衷小道消息，传播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我不喜欢你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有那些闲工夫，多写点好诗好不好？”我劈头盖脸地批了他一顿，也不管他高兴不高兴，有点倚老卖老，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不料半个月后，又接到青年诗人的一封信，随信有一张当地的报纸，报纸的头条消息报道省第某届作家代表大会已胜利闭幕，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其中主席一人，副主席十三人，主席团委员二十九人。青年诗人在所有成员后面，都注明了该人是写哪一类作品的。我仔细阅读并根据我的了解加以验证，果然令我大吃一惊：十四位主席、副主席中，除两位官员、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外，其他十一位，清一色都是写小说的，既没有诗人、散文家，也没有搞文学评论的。在二十九位主席团委员中，也只有两位诗人。

他在信中说：“……从前可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几乎哪一届都有诗人担任副主席，有一届诗人还担任了主席。再看看国外也几乎没有这样‘清一色’的现象。人家俄罗斯‘全俄作家协会’主席就是一位女诗人。难怪我们这儿对诗人、诗歌刊物都看做是后娘养的，太不合理了，这绝不是大意或疏忽。”他在信的末尾又不无调侃地说：“有一次作协召开全体理事会议，一位诗人坐在一位评论家身边，他写了一首打油诗：‘昨日去作协，归来泪满巾；主席副主席，不见一诗人。’他把条子递给评论家看，评论家微微一笑，撕下一张纸，也写了一首打油诗：‘作协开大会，归来忘了家；满台领导者，没有评论家。’”

读了他的信，看了那张报纸，我很后悔，上一次电话里骂他，多少有些不讲道理了，他说那些话，最多也就是“表达方式”不太好，其实他那也是一种幽默。从实质上分析，他的话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或许还代表了为数不少会员的想法，不无价值。我应该给他回一封信，除了指出他今后有什么意见应该正面提出以外，还要肯定他对协会的事情是关心的；同时对我在电话里劈头盖脸、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向他表示歉意。

世象杂谈

秦镇凉皮

陈长吟

一碗凉皮，从秦朝吃到今天。

吃的是香味，吃的是风格，吃的是乡土民俗。

产凉皮的秦渡镇，坐落在长安县与户县交界处的沣河西岸。沣河滩道很宽，但水流却又浑又小。能叫秦渡，想当年应该是颇有气势的吧。

历史有时无法想象，那个年代没有摄影，不可能真实地再现实况。而绘画和文字又太抽象，融入文人的情绪很多。所以，大秦第一渡的风采难觅其踪。

只有凉皮流传下来。

现在，凉皮在全国已经很普及，尤其受女孩子的欢迎。

当今是个盗版盛行的时代。要吃祖传的、最正宗的凉皮，还得去秦渡镇。

凉皮诞生在这儿。这儿的凉皮是御封的贡品。

秦始皇统一天下，关中平原藏龙卧虎。秦渡镇周围，有稻田十数万亩，是王朝的粮仓之一。可是有一年，久旱无雨，田地干枯，打下来的稻谷尽是稗秕，碾出的少量的大米质量极差，没法向朝廷纳贡。这时，有个叫李十二的农民，心生一计，他将打下的大米用水拌湿碾成米粉，放在锅笼里蒸熟，然后切成条状，起名为大米面皮子，权做贡粮，送往咸阳。秦始皇吃了面皮子以后，觉得味美可口，龙颜大悦，便钦命秦渡镇的面皮子为贡物，今后可以只献面皮不纳大米。

李十二成了当地名人，在他的带领下，面皮子越做越精。后来，李十二在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去世，家家蒸面皮记念。凉皮从此流传下来，成了长安的名食。

秦镇凉皮的特点是：筋、薄、细、穰，看上去色白如雪，光润似脂；嚼起来柔韧绵厚，口感极佳。再配以嫩菠菜、黄豆芽，调以辣椒

红油、香醋等等，回味无穷。容易入口充饥，强筋健骨，可能还有美容的作用吧？要不，为什么女孩子喜食？我认识的漂亮美眉，几乎都对凉皮感兴趣。

今天在秦渡镇的路旁小店里，看到几个女士大吃凉皮，不知是兴奋、是天热、还是味辣？她们脸蛋红红的，嘴唇红红的，精神也是红红的。我突然觉得，吃凉皮的女士们，是不用再化妆的。

听说每天都有很多人从西安开车过来买凉皮，有些一买就是几十斤。还有人下班后晚上过来吃凉皮，再饮以户县出产的黄酒，其乐融融。

有美食，有美酒，有美人，入夜的梦可能也是美的吧。

心香一瓣

■ 中国文化报社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中心(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广告部(010)64293890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网址：http//www.ccdy.cn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115号(1-1)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00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